

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

马艳辉 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与重组的时代，一方面结束了两汉皇朝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开启了隋唐的再统一。

一个时代的史学孕育在它所存在的时代中，并且与这个时代发生交互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特点：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且种类繁多。

非外借



人民教育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

马艳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柴晨清

装帧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马艳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1-016961-3

I. ①魏…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1584 号

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

WEIJIN NANBEICHAO SHILUN YANJIU

马艳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285 千字

ISBN 978-7-01-016961-3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出版基金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第一次出现多途发展、广泛开拓的史学局面,它进一步张大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史论,不仅是这个时期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这个时期历史思想的重要内容,自亦有了新的发展。史学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参与史学活动的人增多了,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增多了,史书的社会影响扩大了,这在唐人所撰《隋书·经籍志二》的大序、小序及具体著录中可见其大体。

这个时期的史论的发展,有两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第一,是史学家的史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对“论”的理解和追求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和明确的追求目标。如范曄对于他所著《后汉书》的论、序论及赞,作了这样的表述: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

后赞于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宋书·范曄传》)

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来看,这段文字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范曄不仅关注“著述”,同时关注“评论”,这是目前所见到的较早说到评论的文字;二是范曄强调文章“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故其作论讲求“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三是范曄重视制度史的撰述,认为可以“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使史论起到总结经验教训的作用。此外,范曄还论及贾谊、班固,以及《后汉书》的纪、传体例和《后汉书》问世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可以认为,这是自《左传》《史记》《汉书》《汉纪》《三国志》《后汉纪》这些重要史书面世以来,一篇关于史论的最重要的论述,是这个时期史学家对史论认识的一个标志性论述。

第二,是“史论”在学术思想史上被认可,说明史论的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增大。如南朝萧统所编诗文总集《文选》一书,首次以“史论”标目,并选编班固、范曄、沈约等史家的史论入书,同时对史论一类的文字作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概括。这一概括既表明了史论在实际运用中的作用,也表明了史论在学理上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表现在许多具体方面,而上面所说的两点是反映史论之发展阶段上的两个象征,故尤其值得关注。从史论发展脉络上来看,《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一书所作的探讨及其所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学

术进境中展开的。质而言之,由于史学家和学人对史论认识的自觉性提高了,从而推动了对历史评论的重视,进而对历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者在本书《绪论》第二节末尾写道:“总结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论,不仅对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史论体系的发展是有益的,对加深和丰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认识,同样也很重要。这两点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一中肯的结论,当是得之于长期研究的结果。

这里,我简要地谈谈阅读《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一书后的几点认识,供本书作者、读者参考。

概念清晰是本书的突出特点。本书开宗明义,首叙“史论释义”,这是十分必要的。作者深知,自《四库全书总目》上溯,古人对于“史论”“史评”之间的关系并无清晰界定,而近人对此亦众说纷纭,故必须作一梳理和辨析;更重要的是,本文的研究必须在关于史论之明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因此,本文把“史论释义”置于《绪论》之首。作者对当前学术界关于史论、史评的三种观点所作的简要述评,使纷繁复杂得以条分缕析,众说纷纭得以各归其旨,读来一目了然,这是我目前所见论述得最为清晰、明白的关于史论、史评辨析的文字,足见作者思维之清晰,用力之勤奋。正是这一点,为本书的研究确立了学理上的定位,使全书得以从容地展开论述。

结构严谨、论述全面,显示出本书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理解和论述达到了目前的前沿水平。全书凡七章,首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形势与史学发展(包括史论发展),使史学与历史密切结合;其后五章是论历史动因、论政治得失、论民族关系、论伦理道德、论品评人物,末章论魏晋南北朝史论的价值与影响,书后附有这个时期的史论统计表。书中“五论”,是按其重要性依次展开论述的,其中包含着作者的一些独立见解。这里我想先就第七章中第三节“史论的影响”讲一点看法。概括说来,这部分论述的价值,既在书内,也在书外。作者具体指出干宝《晋纪·总论》、裴子野《宋略·总论》、何之元《梁典·总论》以及魏收《魏书》史论对唐代史家之史论撰述的影响,指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之“臣光曰”有 55 则引自魏晋南北朝

的史论等,有力地证明了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历史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本书《绪论》中提到中国古代的“史论系统”这一概念,表明作者这一考察的用意之深。

作者于“五论”之中屡出新见,是为本书最重要的成就。如“论历史动因”一章,论述“天命与谶纬的结合”“天象与天命之关系”,不乏深刻见解。又如“论民族关系”一章,文中强调“制度文化的认同”对民族关系的重要,深化了这一时期史论的重要意义。再如“论品评人物”一章,关于“类传与群体评价”“君主论的理论拓展”的相关讨论,也都有新的进展,等等。这里,我想重点讲讲“论政治得失”一章。在这一章,作者旨在分析“兴亡之故的多种认识”:首先概括地“综论朝代兴亡”,给人一个总的印象。继而分三个层面探讨“兴亡之故”,一是“政治制度与兴亡之辩”,二是“民众与兴亡之关系”,三是“社会风气与朝代兴亡”,探讨了导致朝代兴亡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使历史认识更加理论化和条理化,也增加了论述的力度。

以上三点,综而观之,可以认为《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是一部论述全面的、富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建议把“论伦理道德”一章中讲“门阀士族的‘忠’”,改为讲门阀士族的门第观,似更为妥帖。

本书是目前所知中国史学界第一本讨论、评价魏晋南北朝史论的专书,付梓之际,作者马艳辉副教授向我索序,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不当之处,尚请方家、同行指正。

是为序。

马艳辉

撰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绪 论.....	001
一、史论释义	001
二、研究缘起与意义.....	005
三、研究状况简述.....	008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与史学及史论的发展面貌	018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与史学发展趋势	019
一、政治动荡与史风大盛.....	019
二、民族融合与民族史撰述.....	023
三、门阀意识与家史谱牒.....	026
四、宗教传播与佛教史撰述.....	028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史论发展面貌	029

一、形式多样	029
二、数量丰富	033
三、南北发展之异同	045
第二章 论历史动因:天人关系与古今关系的探讨	050
第一节 天命论的新形式	051
一、天命与讖纬的结合	051
二、天象与天命之关系	059
第二节 天下绝无佛鬼	064
一、慎言天道	064
二、范晔的无神论	071
第三节 古今关系论的深化	076
一、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076
二、复古与历史循环论	084
三、朴素的历史进化论	090
第三章 论政治得失:兴亡之故的多种认识	098
第一节 综论朝代兴亡	099
第二节 政治制度与兴亡之辩	105
一、分封制与郡县制之比较	105
二、人才任使与兴亡之论	116
第三节 民众与兴亡之关系	126
第四节 社会风气与朝代兴亡	137
第四章 论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的发展	147
第一节 民族纷争与民族关系	148
一、《徙戎论》到《安边论》	148
二、民族观念与正统之争	157
第二节 历史文化认同观念	166
一、同源共祖的观念	166

二、制度文化的认同.....	170
第三节 民族统一意识.....	178
第五章 论伦理道德:门阀观念的影响.....	189
第一节 “忠”之观念的变化.....	189
一、君臣关系中的“忠”.....	189
二、门阀士族的“忠”.....	198
第二节 孝与名教.....	203
一、袁宏的名教观.....	203
二、孝行与《孝义传》.....	207
第三节 家风之论.....	213
第六章 论品评人物:评价标准之时代性.....	219
第一节 历史人物传记的成就.....	220
一、类传与群体评价.....	220
二、个性化的评价.....	226
第二节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233
一、事功标准与道德标准.....	233
二、历史人物的局限性.....	241
第三节 君主论的理论拓展.....	247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价值与影响.....	260
第一节 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261
第二节 历史理论发展之功.....	267
第三节 史论的影响.....	274
附 录 魏晋南北朝史论统计表.....	279
一、东晋袁宏《后汉纪》史论统计表.....	279
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史论统计表.....	281
三、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史论统计表.....	282
四、南朝梁刘昭《续汉书注》史论统计表.....	285

五、南朝陈姚察史论统计表..... 286

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300

一、 史论释义

史论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所作的评论,主要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他客观历史现象为评论对象。从历史文献上看,它是指范晔所说的“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的历史评论,亦近于《文选》《文苑英华》所设的“史论”。从历史编纂上看,史论是作者在客观记述历史之外,用以表达其历史观点、历史思想的空间。史论不同于史评,即人们对史学家、史书及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所作的评论,如刘知幾《史通》、高似孙《史略》、章学诚《文史通义》等。

简而言之,史论即历史评论,史评即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前者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重在对历史的解释与说明,属于历史理论方面的学问。后者是人们对历史学这门学问或学科的认识,重在对史学的探讨,属于史学理论方面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史论、史评的界定还有着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将“史论”纳入“史评”的研究范畴,统称为“史评”。如梁启超认为,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①。郑鹤声赞同《书目答问》的分类,将“论史法”与“论史事”归为“史评类”。并进一步指出,史法者以论史法为主,而间及其他文字。至于论史事之书,颇多空诡奇论,则择其博通者数种。此外更有评点之书,不得复归正史,宜附史文评之下,庶不失论辩流别之义^②。

高国抗认为,我国史部群书中有“史评”一类,其中又包括两种:考辨史体、评论史书的“史评”以及品鹭旧闻、抨弹往迹的史评,也叫做“史论”^③。许凌云认为,史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批评史事,一类重在批评史书。批评史事者,是指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评论。批评史书者,主要以研究史书写作方法为对象^④。陶懋炳认为,史评主要有二:一是评论史事,一是评论史书。前者是前代论、赞、序的发展,后者的影响更大^⑤。

宋衍申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则将史评分为三类:一是评论史事;二是评论史书,考辨史体;三是评论史学家^⑥。曹显征认为史评是指对史实、史籍或史学的剖析评论和研究,也称史论^⑦。周祥森在《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概念的演变》中提出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理论探索的显著特点是把历史评论包括在史学评论之中,即“史评”概念包括传统的史论(历史评论)和狭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27页。

② 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64页。

③ 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④ 许凌云:《读史入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⑤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⑥ 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⑦ 曹显征:《论史评与史考问题的形成及其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年第6期。

义上的史学评论^①。

第二种是将“史评”纳入“史论”的研究范畴,统称为“史论”。如陈旭麓、李道齐认为史论,顾名思义,是各种论史的文章,发源很早。西汉贾谊《过秦论》开辟了我国散文中史论体裁的先河,其后史论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史家在史籍中的附论、文人论述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文章。自唐以后,史论逐渐从史籍附论中,从文人的散论中独立出来,出现如刘知幾《史通》这样的历史评论著作。宋明以后史论专著出现,不仅有王夫之《读通鉴论》等论著,还有章学诚《文史通义》又一部史学评论名著^②。胡宝国将史书中评论性文字统称为史论,认为南朝以后人们在评价历史著作时,对其中的史论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③。仓修良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史论向来比较发达。先秦时期《左传》里的“君子曰”发其端,秦汉之际并出现了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论著。唐代刘知幾的《史通》,主要是对史学家、史著和历史编撰的方法进行评论^④。

此外,有的学者认识到“史论”和“史评”之间的区别,却未将两者作为不同的概念。如谢贵安认为,明代史论(也称史评,即今所称之史学评论)主要是指对历史事实和人物所发的议论,以及对史书本身所作的评论。对历史事实或人物的评论,与对史书和史学本身的评论,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属于直接面对“客观”历史所作的研究,后者则属于面对“客观”历史的载籍或载体的研究^⑤。

第三种是将“史论”与“史评”明确界定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如李宗侗认为,《四库全书》列《史通》于史评类,诸家书目多有同之者。若榷论其实,则史评类应分为二:一部分仍可名为史评,如《史通》及《文史通义》

① 周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② 陈旭麓、李道齐:《论“史论”》,《学术月刊》1963年第6期。

③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0—131页。

④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⑤ 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等书属之；另一部分可名为史论，如胡寅《读史管见》等书属之。前一类所论，多属于史之体裁及作史之方法，所批评者史书而非人与事。后一类侧重于史事与人之批评，故已超出史学史之范围。以数量言之，史论多而史评少，盖议论容易而客观对史书批评，诚属难事也^①。启良认为，史评是关于历史认识论（主要为历史编纂）方面的，史论是关于历史本体论方面的。二者不可混用，以史为鉴，属于史论，不属史评^②。

杜维运认为，所谓史论为就历史上的人物以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所作的评论。自《左传》《史记》发其端，此后各正史于叙事之后，皆有论赞，以作评论。贾谊的《过秦论》，陆机的《辨亡论》，则为泐为专篇的史论。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张溥的《历代史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则为史论专书^③。逯耀东认为，史传论赞是中国传统史学一种特殊的写作形式，其内容包括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议论，和历史人物评价的个人意见^④。瞿林东则明确把“史论”界定为评论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的著作（包括专文与专书及相关言论），把“史评”界定为评论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的著作（包括专文与专书及相关言论）。同时为了强调“史评”的分量及其重要性，也为了避免史论、史评的相互混淆，使同行便于理解，建议将“史论”与“历史评论”相对应，“史评”称之为“史学批评”^⑤。孙立尧认为，史论即对历史发展过程、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⑥。

有的学者则通过界定“史评”的概念，将其与“史论”作了区分。如杨翼骧认为，史学评论不是史事评论，而是对怎样编写历史的评论^⑦。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史评是评论书籍，不限于某一史书，而论及各代史书^⑧。游

①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98 页。

② 启良：《论刘勰的史学批评》，《江汉论坛》1990 年第 4 期。

③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 3 册），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741 页。

④ 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265—293 页。

⑤ 瞿林东：《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东岳论丛》2008 年第 4 期。

⑥ 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4 页。

⑦ 姜胜利整理：《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5 页。

⑧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5 页。

翔认为,中国古代的史评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考辨史体”者是史学批评,而“品鹭旧闻,抨弹往迹”的则不是史学批评,而是历史评论^①。邱敏认为,史评即史学评论,是指对史学家和史著进行评论的史学门类。它以研究历史的人(史学家)和成果(史著)为评论对象。有人把对历史现象、过程、情况发表看法而形成的历史评论(可简称“史论”),与史学评论相混淆,似有不妥^②。

就目前学界关于“史论”概念的界定来看,对于“史论”和“史评”的内容区别,即评论史事与评论史学的理解是比较清晰的,而对“史论”与“史评”之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异议。本书认为上述第一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不论是将“史论”纳入“史评”的研究范畴,还是将“史评”纳入“史论”的研究范畴,皆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史论”与“史评”的区别,但都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易于混淆和失于宽泛。所谓易于混淆是指将“史论”“史评”归于同一研究范畴,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往往分不清两者的界限。这就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所谓失于宽泛,是指将“史论”的概念界定得过于宽泛,将一些不属“史论”研究范畴的内容纳入其中,即将“史评”视为历史评论。其实,“史评”类似于文学评论,其评论对象是史学本身,而非客观历史。

故而本书赞同第三种看法,将“史论”和“史评”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史论为研究对象(不包括寓论断于序事的史论形式),对魏晋南北朝史论的时代特点与理论价值做初步的研究。

二、研究缘起与意义

史论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以简单

① 游翔:《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② 邱敏:《六朝史学》,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